

35 督師武勝關

決定蔣、馮、閻、李四大軍系兵額分配的「編遣會議」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不歡而散，四巨頭打道回府，準備下一輪的較量。

有政客楊永泰者向南京當局獻「削藩論」，得到蔣介石的欣賞。蔣開始積極謀劃削弱乃至消滅異己之策。

自北伐以來，李宗仁的桂系輕而易舉地從唐生智手中奪取湘、鄂兩省，而後又駐軍河北省，勢力貫穿中國南北。蔣派親南京政府之湘人魯滌平任湖南省主席。一九二九年二月，桂系派兵入湘，逼魯去職，同時委親桂之湘人何鍵為湖南省主席，由是引發蔣、桂之間衝突，戰爭一觸即發。值此關鍵時刻，對蔣、李任何一方來說，強大的西北軍如與自己的對手聯合，將是災難性的。

三月七日，蔣介石派馬雲亭、邵力子來百泉，敦請馮玉祥返京復職。馮以「病」未痊癒而婉拒，並請辭軍政部長。李宗仁亦派代表溫喬生赴百泉，邀馮一致討蔣。馮表示也要打蔣，但部署軍隊尚需時日，請李先發動，支撐兩週後，馮軍一定回應。李由是認定時機業已成熟，便積極準備對蔣用兵。

馮玉祥意識到全國性的內戰即將爆發，出於未來戰略上的考慮，於三月二十三日離開河南輝縣百泉，西赴豫、陝交界、華山腳下的華陰縣，韓復榘隨行。

馮玉祥在與閻錫山、張學良頻繁磋商並權衡利害之後，二十四日在洛陽覆電蔣介石，表示服從中央對桂系用兵，並請示出兵路線及作戰方略。

二十六日，蔣介石在得到馮玉祥的支持後，立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通電討伐桂系，將「討逆軍」第三路軍建制留給馮軍。



「討逆（桂）軍」總司令蔣介石



「討逆（桂）軍」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一九二九年三月）

二十八日，蔣軍蔣鼎文師進占湖北武穴，蔣、桂正式開戰。

馮玉祥二十七日晚到達華陰，住泰山腳下的玉泉院，次日上午便與先期到達並等候在這裡的邵力子晤談。邵轉達蔣介石的意見：馮如出兵討桂，南京方面承諾：一，由馮出任行政院長；二，在湖北、安徽兩省中，由馮選一省，歸西北軍管轄；青島特別市由西北軍接收。馮當即表示：「論公論私，皆不能使蔣獨任其艱。」允出兵十三萬援蔣。邵謂：有五萬足矣，並請馮舉薦一位有能力的將領擔任總指揮。馮舉鹿鍾麟、宋哲元和韓復榘供其選擇，最終確定由韓擔任「討逆軍」第三路總指揮，編遣會當即發表任命令。

蓋馮玉祥把蔣、桂之戰視為其向江南富庶之地發展的一次絕好機遇，用他的話說：「按中國歷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註一）

據傳馮已內定未來的湖北省主席為劉驥（劉係湖北人）；熊斌為財政廳長；孟憲章為教育廳長……

按馮玉祥的如意算盤，是藉援蔣之名，揮師南下，先坐觀成敗，再藉蔣、桂一死一傷，以收「卞莊刺虎」之利。蔣敗，則跨江奪取南京；桂負，則出關（武勝關）直下武漢。鑑於最終仍不免一場惡戰，首次投入的兵力不能少於六個師，這就必須選擇一位既有決戰決勝能力、又有統馭三軍威望的將領擔任總指揮。馮最終還是選擇了韓復榘。

（註一）《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

馮、韓關係緊張已達半年之久，馮玉祥為什麼還要選擇早已被他邊緣化的韓復榘呢？在馮看來，時下如同兩年前出兵潼關，西北軍又遇千載難逢的絕好發展時機。北伐期間，馮擯除芥蒂，頂住非議，堅持把韓擺在最關鍵的位置上。韓果然不負重託，在戰場上，為團體贏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現在又到了用人的關鍵時刻，馮依然堅持自己的選擇。此刻，在馮的心目中，總指揮的人選實際上只有兩個：一個是孫良誠，一個是韓復榘。當前孫正積極準備接收包括濟南、膠東在內的全部山東省域，片刻也不能離開，於是韓復榘就成了他唯一的人選。

同日，蔣介石以陸海空軍總司令名義電頒「討逆軍」戰鬥序列：

總司令 蔣介石

參謀總長 何應欽

第一路

總指揮 朱培德

第三軍

軍長 朱培德(兼)

第四師 第十一師 第十二師 第十四旅 第十五旅

第五軍

軍長 魯滌平

第七師 第十八師

第二路

總指揮 劉峙

第一軍 軍長 劉峙（兼）

第一師 第二師 第九師 獨立炮兵第三團

第二軍 軍長 朱紹良

第八師 第十三師 獨立第一旅 騎兵團

第三路 總指揮 韓復榘

第六軍

第七軍

總預備隊 總指揮 陳調元

第六師 第十師 第四十八師 岳盛宣旅 陳眾孚旅

第四軍 軍長 何鍵

第十九師 第五十師 第五十二師 張其雄部 陳榘珍部 陳漢章部

海軍艦隊 司令 陳紹寬

航空大隊 司令 張靜愚

兵站 總監 俞飛鵬

蔣介石對各路部隊分別下達作戰命令，命第三路韓復榘部集中南陽、信陽附近，於四月二日

以前進抵襄陽、武勝關，限五日以前到達武漢附近，與第二路（劉峙）共同攻取武漢。

三月二十九日，桂系第四集團軍全體將士發表討蔣宣言。

同日上午十時，馮玉祥在華陰玉泉院與邵力子、韓復榘、宋哲元及劉治洲會餐，並通令各軍備戰。

飯後，韓復榘即赴鄭州，準備出征。臨行前，馮玉祥秘授機宜。

馮玉祥電蔣介石，謂已確定魏鳳樓（泌陽）、石友三（南陽）、張自忠（開封）、田金凱（汝南）、張維璽（南鄭）、程希賢（信陽）、萬選才等七個師由韓復榘指揮，即日向武漢前進（萬選才部未動）。馮未將原韓最嫡系的第二十師交韓指揮，顯然也是有所考慮的。

三十日，韓復榘在鄭州正式就任「討逆軍」第三路總指揮，並發表通電：「頃奉總司令馮及蔣主席令，任榘為第三路總指揮職，遵於三十日在鄭就職。唯輕材任重，時虞隕越，尚希不遺去遠，南針時賜，無任企盼。韓復榘叩。」

四月一日，韓復榘率第二十三師（魏鳳樓）、第二十四師（石友三）、第二十五師（張自忠）、第二十六師（田金凱）、第二十七師（張維璽）、第二十九師（張允榮）等六個師分路南下。前鋒石友三師由南陽出襄樊；張允榮師由信陽出武勝關；張維璽師由南鄭沿漢水東下，其餘各部陸續跟進。韓親自指揮第二十九師，因該師的前身即前韓麾下之曹福林師（曹現仍在二十九師任副師長）。第三路軍南下時，沿途張貼「攻取武漢，交還中央」等標語。

馮玉祥在華山通電各報館，謂：「武漢軍閥甘冒不韙，中央萬不得已，明令討伐，玉祥謹以至誠，靜待侯命，苟利國家，惟義是從」。

二日，蔣介石電馮玉祥、鹿鍾麟轉韓復榘，獎勉韓督師討逆。

蔣軍第二路劉峙部與桂系胡宗鐸、陶鈞、夏威部激戰於五通口、新洲、碾子岡、黃陂一線。是晚，劉部已占領距離武漢僅數十里之青山。

是日，桂軍第三路副司令李明瑞突然倒戈降蔣，將部隊由團風撤至孝感。次日，李與楊騰輝聯名通電，表示「誓以至誠擁護中央，刻已率領所部離開戰線，聽候命令」。李之突然倒戈使桂軍全線動搖，自亂陣腳。

由於李明瑞陣前倒戈，桂軍迅速瓦解。這一突然變化大出馮玉祥的意外。馮密令韓復榘指揮各部晝夜兼程，力爭搶在蔣軍之前，占領武漢。

四日，韓復榘指揮馮軍第二十九師由信陽急進至武勝關下，馮軍第二十四師占領襄樊，並向荊、沙疾進。

是日，桂軍各師撤出武漢，退往鄂西。

五日拂曉，馮軍第二十九師猛攻武勝關。扼守關城者為桂軍第十七師陶鈞部之數營。幾小時後，桂軍不支，棄關南遁。

蔣介石派第六師方策部一旅急趨武漢，準備接收該市，同時令代理軍政部長鹿鍾麟轉知韓復

榘在原地停止待命。而同日馮玉祥則電告韓：二十九師進至廣水，二十四師進至荊、沙後再停軍待命。韓當然要服從馮的命令。

是日，馮玉祥在華山玉泉院召集「將校團」訓話：「蔣、桂因種種原因以致決裂，今已兵戎相見，誠非國家之福。吾方對於雙方情誼相等，原不便有所偏袒，惟為情勢所迫，不得已權行出兵六師，交由韓復榘統率，出武勝關南下，到達廣水停止待命，以聽雙方之自行解決。然為國家前途計，為人民痛苦計，無論孰勝孰負，甚願戰爭從速了結，國民稍得喘一口氣也。」（註二）

馮玉祥聲稱絕不參加內戰，卻又派韓復榘部由平漢路直下武漢，結果兩邊都不討好：南京方面疑其乘機攫取漁人之利；四集團認定其與蔣聯手夾攻。

六日，韓復榘赴信陽督師，所部第二十九師及鋼甲車已進抵廣水，第二十四師已逼近荊、沙。韓致電南京：「職現赴信陽督師。我二十九師已於五日拂曉向武勝關之敵猛攻，敵據險頑抗，激戰數小時，卒不支，紛紛潰竄，午前我軍即將武勝關完全占領。現二十九師一部已越廣水，漢陽之敵聞訊，倉促向西潰退。職現令我軍由襄陽、老河口一帶向荊、沙急進，斷敵歸路，以期一鼓殲滅。」

馮軍第二十九師與蔣軍在廣水對峙。

是日，蔣介石在海軍司令陳紹寬的陪同下，乘「楚有」艦在漢口江海關碼頭登岸，並以總司

（註二）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令名義在漢布告安民。

次日，蔣介石見馮軍來者不善，再次電令韓復榘在原地整頓待命，並將各部所在位置具報。韓向馮玉祥請示機宜。馮見蔣軍已捷足先登，大勢已去，遂命韓停止前進。

至此，馮玉祥的南進計畫因事出意外而完全落空。

早已被「邊緣化」的韓復榘重新出任第三路軍總指揮，統帥六個主力師南下，又引起西北軍內一些人強烈不滿。他們時而說，「韓想直撲武漢，強佔湖北地盤」，「想藉這個機會當湖北省主席」^(註三)；時而又說，「韓復榘部遲遲不進，失掉了奪取武漢的時機」^(註四)。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橫豎是不把韓排擠出西北軍絕不甘休。

八日，正在廣水督師的韓復榘致電蔣介石：第二十九師（張允榮）進至孝感；第二十四師（石友三）在柳林、李家寨一帶停止待命。韓又派代表張萬慶赴漢口向蔣報告軍務。十日，張向蔣保證：韓絕對服從。蔣囑嘉獎韓復榘。

是日，馮玉祥在華山再次通電全國各報館，歷數桂系北伐時停軍武漢、拒不發兵支援時在彰德苦戰之第二集團軍、肆意挑撥馮與中央關係等罪狀四端。

馮玉祥既得罪了李宗仁，不能再得罪蔣介石。邵力子由華山返回漢口，攜馮致蔣函，內稱

（註三） 凌勉之：〈中原大戰前的馮玉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三十六頁。

（註四） 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六頁。

鄂邊境之馮軍以中央政府命令是從，並擬即退回豫省。馮亦派曹浩森、劉驥赴漢，增進馮蔣關係。馮九日電飭韓復榘、石友三：「有事直接請示蔣氏」^(註五)；電飭豫、陝、甘、青、寧各省政府一致服從中央，所有用人、行政、財政等悉聽中央統一指揮。

韓復榘十日通電，併發告民眾、將士兩書，述此次進兵經過，旨在「縮短戰禍，促進祥和」。是日夜半，韓應蔣介石電召抵達漢口。蔣介石親至車站迎接，並奏軍樂。當晚，韓即向蔣述職，並請示機宜。

十一日晨，韓復榘對記者說，已謁蔣主席，兩日左右即回信陽。馮總司令因病，一時難赴京。當日，漢口各界在濟生路聚會，隆重歡迎「討逆軍」將士。晚，蔣介石又宴請諸將領。蔣在講話中稱讚韓在北伐中「驍勇善戰、指揮若定」，號召中央各級將領向韓學習。隨後，蔣又舉行家宴招待韓，席間對韓優禮相待，口稱：「向方兄戰功卓著，堪稱常勝將軍。」又對韓說：「現在北伐成功，應當從事和平建設，希望向方兄在這方面努力。」韓對此表示完全贊同。^(註六)

通過這次會面，蔣介石對韓復榘的印象非常之好，他在日記中稱韓是「國之寶貝」。

目前主流史家大多認為，此次蔣、韓漢口會晤對韓影響甚大，是韓日後脫離西北軍的關鍵因素。

(註五)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

(註六) 高興亞：《馮玉祥將軍》，第一百三十三頁。

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麼事，總會很快有人出來歸納整理出產生該事件的遠因和近因，以造成邏輯上的合理性。

按某些人的邏輯，「禮遇」就等於「收買」，「收買」就肯定有金錢交易。至於蔣介石到底給了韓復榘多少錢，則人言言殊，從十萬到一千萬不等，這就看各人的想像力了。

退一步說，即便是蔣、韓之間確有所謂「贈款」一事，這銀子究竟是用作「勞軍」，還是個人饋贈？如為前者，按慣例是必須要給的；若是後者，必定相當隱秘，別人是如何知道的？常識告訴我們，類似這種高層上的行賄受賄案件，即便是檢察部門立案偵查、傳訊，也要頗費周折，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又是如何知道得這般詳盡？

此案且存疑待考。

韓復榘十二日在漢口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上星期我軍進據孝感，一路無阻，及聞武關已下，始命部下即返。武勝關以南之我軍各部完全聽從中央政府調遣。」又謂：「馮總司令病尚未愈，需休養若干天，始能視事。」

是日，石友三師返回樊城；張允榮師返回信陽。豫鄂局勢緩和。

十四日，韓復榘、馬福祥、劉驥、曹浩森等在漢口假座「普海春」，宴請黨國要人。宴後，韓即返回信陽，劉、曹北上同行。

西北軍人對「討桂之役」最感失落的，除馮玉祥外，莫過於劉驥了。蔣介石為撫慰之，授予

劉湖北省政府委員名義。

賀耀祖奉蔣介石命，赴豫慰勞第三路將士。

韓復榘在漢口逗留期間，曾與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下榻同一旅館，外間即謠傳韓、何之間有「異謀」。馮玉祥致電蔣介石，敦請蔣「無信讒言，願稍予注意也」。（註七）

韓復榘督師信陽時，曾乘鋼甲車過武勝關。武勝關南鎖鄂州，北屏中原，扼控南北交通咽喉。關隘地處險口，山巒交錯，群峰環結，關城以山為障，鑿山為隘，古以一車不能方軌，馬不能並騎」形容其險。

韓復榘登臨武勝關，北望雞公山報曉峰如雄雞傲立，昂首長鳴；南眺白雲峰如海潮洶湧，雲騰霧漫，不禁心焉往之，對左右遙指雞公山說：「百年之後若能托骨於此峰，吾願足矣！」不料此言一出，竟成讖語。

馮玉祥十八日離開華陰，十九日下午在潼關接見自豫南信陽前來述職的韓復榘。韓向馮報告見蔣情形，並請撥四個步兵團直接歸其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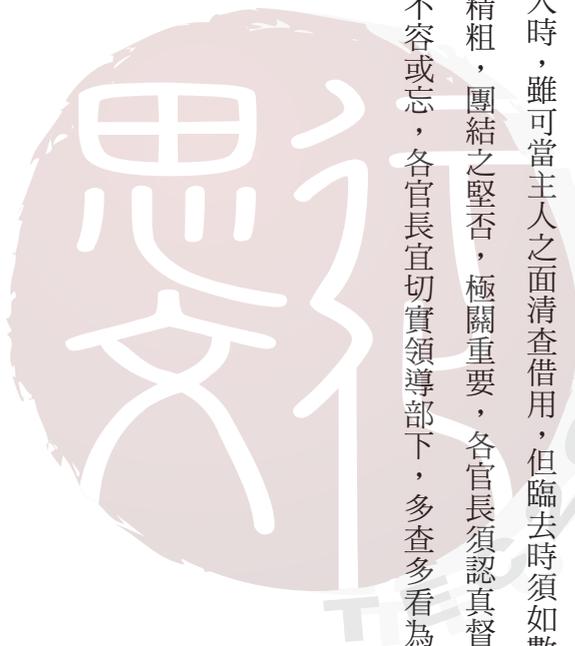
馮玉祥命韓復榘將其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由信陽遷至鄭州。

韓復榘注意到，他曾駐防過的潼關正在緊張地繕城堞、築炮臺、徵雇船隻、運送炸藥，立刻敏銳地感覺到：又要打仗了！

（註七）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韓復榘述職後，由潼關赴鄭州第三路軍總指揮部。

二十二日晨六時，韓復榘在第三路軍總指揮部集合駐鄭各部隊官長舉行朝會。韓於會後訓話時說：「一、愛民為治軍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生命根本之事，不可為粉飾之文。二、軍隊無論住私房或官房，對於門窗戶壁及其附近之樹木花草，均須加以愛護，不可稍使損傷。其中之傢俱住物，於進入時，雖可當主人之面清查借用，但臨去時須如數交還之。三、禮節之好壞，足以表示軍隊教育之精粗，團結之堅否，極關重要，各官長須認真督飭講究。四、《精神書》為本軍真精神之源泉，不容或忘，各官長宜切實領導部下，多查多看為要。」（註八）



（註八）《世界日報》，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